

微光時刻



人生在線
姚文冬

人生的高光時刻不易得，卻會有持續不斷的「微光時刻」。

生活總是被諸多的不如意籠罩，令人煩惱、迷惘，甚至絕望，頗感「暗無天日」。我曾想，假如用金錢能化解煩惱、實現願望，使生活達到完美，幾百萬肯定不夠，至少得一千萬吧。當然，這個數字對我這個普通人來說無異於一個白日夢。那麼，是不是我的生活就沒有快樂可言了呢？

然後，有趣的事發生了——上個月，我差點成為「月光族」。月底信用卡出賬，如果還清欠款，手頭就沒幾個錢了，而離發工資尚有幾天時間，我只好決定把還款拖到這個月八號，那是最後還款日。結果，月初工資竟沒按期發，直到七號仍無動靜，而欠款再不還就不行了，而此時，手裏的錢卻不夠還款了。難道還要去借錢？好些年了，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窘境。就在這時候，有一筆一千元的高稿入賬，可把我高興壞了，這意味着，不僅可以在最後關頭放心還款，工資就是再拖兩天發也不怕了。

如果說，一千萬的目標是我想像的高光時刻，這一千元，便是名副其實的「微光時刻」，它給我帶來的快樂具體而真實。不過區區千元、兩日的無憂，我怎麼會如此興奮、滿足？看來，「微光時刻」不可小覷。

「微光時刻」不僅是一筆解了燃眉之急的小錢，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成就感。

我在理工方面向來手拙，比如換個燈泡、修修抽屜也得找人幫忙。前幾天，我要把我的醫保卡與親屬綁定，這樣就可以「共

濟」，能替父母、孩子支付醫藥費，而且「迫在眉睫」，因為馬上要給父母交下年度的醫保。但當我按步驟操作時，怎麼也弄不好，搞得我心煩意亂。這次，我執拗起來，連午飯也沒吃，靜下心來仔細研究、操作……突然眼前一亮，綁定成功！瞬間，彷彿有一道光照進我烏雲瀰漫的心空，那種喜悅，覺得自己太了不起了。

「微光時刻」還可能是，幾下稀疏的掌聲——有一次，我在票房唱完一段戲，竟有好幾個人鼓掌。回家路上，內心陽光燦爛。我不是圖這點虛榮，而是這掌聲印證了我的感覺，這次發揮確實不錯。我甚至還鼓勵自己，以後無論做什麼，都不要敷衍，一定要精益求精。還可能是一個點讚——我常在朋友圈分享我發表的文章，點讚多少，並不在意。但有一次，居然得到一位著名作家的點讚，看來，他是真讀了，覺得不錯才點讚，這比那些熱情的「秒讚」可貴多了。自豪感瞬間爆棚。還可能是寫作中的「一句話」——我有一篇小說，寫了幾個月，總是溫溫吞吞，那天，突然靈光乍現，寫出了一個不尋常的句子，自覺精闢、絕妙，得意極了，夜裏差點失眠。雖然有了這句話，並不等於小說成功了，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重拾了自信。

「微光時刻」帶來的都是尋常快樂，而且稍縱即逝，對改變生活狀況影響不大，但快樂的感覺卻是實打實的，而且「成本」很低，還不限次數。我還發現，煩惱越多，這些「微光時刻」越顯重要，因為，越是在漆黑的環境裏，微光越更像強光，就像一點燭光，白天根本看不到，夜晚卻能照亮整個屋子。所以，生活越是不如意，越要珍惜微光帶來的快樂和希望。

《逆行人生》



如是我見
潘金英

最近看了電影《逆行人生》，我一邊看一邊嘆着氣，為底層勞工的生存困境而法然。

《逆行人生》講述一個中年職場人面對生活突變時的無助與堅韌掙扎的故事，不甘心變鹹魚，掙扎跳脫要入海水翻身——社會大海汪洋中，主人公高志壘是其中一個努力生活、追求夢想的小人物。他原是精英，卻因公司裁員而突然跌落谷底，失業、家庭壓力、社會競爭……一切如同海潮巨浪湧來，但他沒有選擇沉淪，而是放下面子做外賣員：工種全新、跟年輕小伙子爭拚，被迫跨入逆行人生的低頭一族領域。這種心路歷程如何展現？

電影攝製認真，對真實性有追求，還原外賣員的「對不起」掛唇邊的違心變真心的生活。無論是演員的真實體驗，還是劇組在外賣站點旁搭建的場景，俱令觀眾如我感到濃厚的現實氣息，使它具說服力地展現出社會底層生活偽善及真善美的一面。

該片根據清明原著《逆行人生》改編，高志壘（徐崢飾）中年失業，令他瞬間從家人的「驕傲」變成社會的「邊角料」，生活接連不斷的變故，一波未停一波又起，他如被封困在膠袋內的一尾魚，被烹？受醃為鹹魚？

真正壓他肩的重擔，是全家老要靠他養活。

他不得不重拾鬥志，從新起點重新出發，穿梭於都市大街小巷，高志壘深切體悟人情冷暖，在滿是磨礪的逆行道中，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我欣賞肖妮（辛芷蕾飾），她演技精湛，丈夫高志壘從精英淪為外賣員後，她怎樣努力面對房貸現實、體諒、接受，再到重執教鞭、下海支持、鼓勵丈夫重拾信心；疾風知勁草，她演好妻子演得自然；有血有肉，觸動我的心弦。

最終，高志壘在底層勞工的艱難困境生存且脫穎而出，遇挫折勇往直前不退縮，啟發我們在現實磨礪中，要學懂在逆境仍懷希望、逆流而上，就不怕變鹹魚，更會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東言西就
沈言

佳節又重陽，有別於人月兩團圓的中秋佳節，重陽是與除夕、清明、中元並稱的中國傳統四大祭祖節日。筆者從小到大一直對中秋情有獨鍾，孰料隨着年歲漸長和閱歷漸豐，卻愈來愈對重陽有感。究其原因，除了早些年觀影《滿城盡帶黃金甲》，在腦海中縈繞不去的且華麗且肅殺的人生意象，更多的則是詩詞天地千回百轉的情緒，經過長年累月的洗練和沉澱，在現實世界的映照與投射。

如果說中秋是「月亮節」，那麼重陽便是「菊花節」。魏晉時期已有賞菊飲酒之習俗流行。五柳先生曾經感言「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開」，並在《九日閑居》詩序文中講述有菊無酒的重陽際遇：「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作為「花中

四君子」之一的菊，亦是花中之隱逸者，與遺形、遺情、養性的魏晉風度堪稱絕配。不信？有詩為證：「茱萸插鬢花宜壽，翡翠橫釵舞作愁。漫說陶潛籬下醉，何曾得見此風流。」愛菊成痴的陶淵明，更將菊品與風骨合一，留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千古佳句。對於「菊聖」而言，菊花不只是延年益壽的養生之物，更是「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的忘憂遺情之選。

同是重陽的菊花，因着觀賞者心境的不同，於是有了不同的喜怒哀樂：或許是「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的鬱結愁緒，或許是「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的矛盾心態，或許是「滿園花菊鬱金黃，中有孤叢色似霜」的豁達樂觀，

徵稿啟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

「大公園」開設「我心中的香港」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千字；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我心中的香港」欄目。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愛之港灣



我心中的香港
王燕婷

這是早晨的九點五十二分，我搭上了從家鄉泉州開往香港的高鐵。經過四小時這輛車直接把我送到了另一城市。從三十年前第一次經由羅湖踏入香港，在這個七百多公里的空間距離裏，我記不清楚往返了多少次。從十幾個小時的大巴到幾個小時的高鐵，我一如既往滿懷着愛意，一次又一次接近、抵達我的愛的港灣。

我是打心裏愛上這座城的，並不在於這座名為「東方之珠」的富庶、繁華、時尚、有序，也不在於她夜晚的霓虹閃爍與流光溢彩，而是林立的高樓中密密匝匝、流淌出橘黃燈光的窗口中，我辨出一盞燈為我而等候。這是母親所在的城市，回香港，我就是回娘家。閩南話中的「娘家」，有個極可愛的叫法，稱「後頭」。每一回，回「後頭」，我總有一種從緊張又倦怠的工作生活中抽離後的輕鬆愉悅。你在「前頭」累了的時候，可以返回「後頭」，靠近你初始的方向，內心的衝突不適合在愛的氳氳中鬆弛而融化。

相信，許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內地的人跟我一樣，除了家鄉，繞不過一座城——香港，即便他們從沒去那個地方，但是這個所在卻在他們成長的路徑裏，踩出了深深淺淺的印跡。

家鄉閩南泉州，十戶九僑。自我懂事起，「香港」這座城市，已然「嚴重」影響了我的「正常」生活。當鄰居們得知我奶奶從香港帶回了一台彩色十四寸電視機後，天天傍晚擠在我的院子裏，等着看《霍元甲》。奶奶是個心善的人，我得張羅着擺夠椅子，電視看完，等鄰居們唱着夾生的粵語「萬里長城永不倒，千里黃河水滔滔……」回家後，我還要收拾椅子、打掃衛生，忙得我夠嗆。臨近過年的那幾天，我鐵定有一天要失眠。奶奶跟哥哥們大概凌晨四五點從香港回家，他們會帶回一個個紅白藍的塑料大袋子，裏面裝着我過年的衣服、鞋子，那必定是當年最潮流的服飾，還有普通小夥伴根本見都沒見過的糖果餅乾、文具啥的。從他們進家門到拆行李那段時間，我心緒全無，小小年紀就倍感煎熬的折磨。

更要命的是，身邊的人，拚命往香港擠，我卻被單獨留了下來。先是，我的小腳奶奶一九六〇年以投靠菲律賓的丈夫為



國慶煙花在維港上空綻放。遂初攝

由去了香港。她在內地經濟困難的時期，為整個家族踩出了一條康莊大道。叔叔一家去了，姑姑一家去了，連堂姑一家竟然也去了。大凡我那個生性優柔寡斷的父親沒有瞞着我母親把填好的表格塞進眠床的抽屜，大凡我沒有被那個把張學友的《夕陽醉了》整個歌詞抄成信給我，又很會唱粵語歌的同學迷住，我會更早來到我夢寐以求的城市。

很長的時間裏，我和兒子是拿着旅遊證件進入香港的。當一大家子人，過羅湖關口時，我和兒子像兩隻離群的飛雁，不得不走另外一個通道。臨分別時，總是被母親怪罪，為什麼不回頭再和她道別，其實，我只是不敢轉頭，因為一動，眼裏的水就會見出來。奶奶還沒過世那陣子，每次臨近寒暑假就喊我要早點去香港。而相聚短暫得只剩下離別的畫面，每回我都忍不住要狠狠地抱一抱她，一次次感覺懷抱裏那個軀體在日漸萎縮，恐懼她隨時會如一抹青煙飛走。那一刻，是我最想最留在香港的時候。

也許，就是這樣，我從最初到現在都在以一種愛與溫暖的感受在體驗與連接這座城。而實際上，這的確也是一座極具母性的城市。先不說我那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奶奶，不用考慮語言的隔閡，異地的生疏，便在香港好好生活。就說我那個五十歲才來香港的母親，一個在農村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農村婦女，比起她大學學歷的丈夫更快融入這座城。她得帶孫子上學，得帶婆婆看醫生，很快她就學了一口不鹹不淡的廣東話。閒不住的她，白天照顧一家老小，晚上還去樓下的水餃店幫工。每個月能掙兩三千塊。對於一輩子沒掙過錢的她是極滿足的。而生性比較懶散的父

親，顯得與這個忙碌的城市格格不入，從他遷入這個城市開始，就始終浮在這座城市的邊緣。

有時，這座城像極了一個父親，嚴苛而冷靜。他在飛速地轉動，也要求每個人跟着轉。前不久，碰到一個七十歲的的士司機，很健談。他說每天早上，眼睛一睜，發現又賺了一天，動動胳膊，動動腳，發現沒問題，那就開工吧。他說他基本常年不休。而樓下管理處的阿姐，同樣也是七十歲的高齡，仍堅持上班。在香港，你隨處可見許多白髮蒼蒼的身影。廣東話裏有一句「手停口停」。香港人的骨子裏是勤奮而自律的。有工開，有錢賺，這是這座城普通人的追求與嚮往。這也讓一座城變得有活力，生活在這裏的人們變得很年輕。

然而，這座城終歸是母性的，她有愛而包容。奶奶八十歲開始坐輪椅，每回搭巴士，司機都非常耐心地，降下大巴車的門檻，細心地將她推到車裏的位置，解開安全帶，再仔細綁好。有一回，去醫院探望一個表姨，表姨已經無法自己進食了，醫院的姑娘（護士），一邊一口一口餵她。餵一口，姑娘就得清一下表姨嘴邊的殘渣。餵完後，還輕輕拍打她的背部，再調好床的高度，讓表姨非常舒適地半躺下。司機也好，姑娘也好，如果說這只是他們工作的日常，那麼在他們工作中，體現出的另一份溫暖的人文關懷，顯然是又在純粹的工作之外了。

我特別喜歡這座城市過年過節時的煙花，這座城的港口上空，溢彩流光地綻放，盛大的煙火是這座城最美的表畫。煙火下，我與母親挽着手，仰起臉。那溫暖而璀璨，是我心之所向，愛之港灣。



「萬古情長松柏下」



市井萬象

南京博物院正在舉行「萬古情長松柏下——明清時期中國才媛的藝文與巧思」特展。該展覽匯集來自全國十三家博物館的一百零一件（套）藏品，通過實物和高清複製品的形式，為觀眾呈現一幅明清才女文化興盛的生動畫卷。

中新社

或許是「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的舒暢歡愉……至於最有代表性的重陽心緒，恐怕非鄉愁莫屬。從「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到「且酌東籬菊，聊祛南國愁」，從「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到「九月九日望鄉台，他鄉他鄉送客杯。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重陽登高望鄉，有見北雁南飛，不禁感懷身世漂泊，離情別緒化作萬古詩意，飛越關山萬重。

從思鄉到思人，則不得不提「婉約詞宗」易安居士的《醉花陰》，將閨婦思念夫君的佳節相思之意表達得淋漓盡致：「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

西風，人比黃花瘦。」「醉花陰」詞牌又名「九日」，即重陽時節。佳節獨守空閨，自然不免愁雲慘霧籠罩，徹夜難眠之餘，更生出度日如年之感。為重陽應景而把酒東籬，卻是酒入愁腸愁更愁。正所謂「思君不見令人老」，「為伊消得人憔悴」。鄴波在《宋詞簡史》中，以「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為題，藉《醉花陰》講述李清照與趙明誠相伴一生的金石良緣：暗香浮動的何止花香，更是愁思。人與菊在西風中相映，簾與風的互捲，人與花的比擬，纏綿不盡的柔情，成為銷魂的最好註腳。思念無邊，悵恨難寄，一聲輕嘆若有似無，感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深情婉轉的心靈，纏綿悱惻的思念，訴盡重陽心事，在時光的積澱與歲月的流轉中造就傳世經典。